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 编著

如果 爱可以升华 为何祝福后

泪，还是止不住的滑落了

如果 情可以割舍 为何道别后

心，还是管不住的难过？

让 女人 飞 起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精典小说选

让女人飞起来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经典小说选/高建英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 2005. 11
ISBN 7-204-08159-5

· I. 校... II. 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90 号

封面设计:张娜
责任编辑:乌恩其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2059

三河市长虹印刷厂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 字数:1300 千字

ISBN 7-204-08159-5/I·1727

全 14 册 定价:417.6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简介

唐雪红三十岁了,单身,都市白领,但不是“白骨精”。她无奈的生活在对男人、对婚姻的偏见里。

她也渴望爱情,但却又无法面对婚姻的失败。当她下了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接受并爱上青青后,却又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面对青青父母坚决的甚至是不择手段的反对,面对从高空落下的青青,她绝望了……

真莹天真可爱,敢爱敢恨,总是那么幸福快乐,女孩子如果做到那样也够幸福了……

苏妮是一个女子美容院的老板,一个放荡不羁的女人,她经历了三次婚姻,前两次失败后认识了唐雪红,两人很快成为挚友。苏妮是个极具个性的女人,在她的帮助下,唐雪红终于敢于去爱去恨了……

李子是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对生活没有太多的要求,但不幸因丈夫的风流而感染了爱滋病,成了爱滋病毒携带者。出于对丈夫难以名状的憎恨,她无所不用其极地折磨着那个病入膏肓的人……



1

让女人飞起来

唐雪红第一次见到青青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普普通通的男孩会对她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如果她知道，她肯定会象拒绝一个无聊的游戏一样的拒绝他。事实上她也一直在拒绝着，可能不够决绝。唐雪红三十岁了，单身，都市白领，但不是“白骨精”。

2003年的夏天格外热，据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热死人了。济南市也不能幸免，六月里就开始下火了。

济南气候比较干燥，热起来真跟烧烤一样。济南市最大的广场是泉城广场，被济南人亲切地称为“济南市的大客厅”。唐雪红就是在这个“客厅”里认识青青的。但是直到最后唐雪红也猜不透这个青青，他的很多行为让人不解。

那天下午，她正在一把遮阳伞下忙着自己的事情。

“小姐，这边有人吗？”

她抬起头，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孩站在太阳伞外面，脸上汗涔涔的，手里拿着一只墨镜，正期待地望着她。

“没人。”她低下头继续看着书。

男孩在她对面的石凳上坐下来，摘下背包，从里面拿出一瓶冷饮慢慢地喝着。

广场上的几把遮阳伞下坐满了人。他们都来做什么呢，乘凉？其实这儿的遮阳伞下比家里还要热，唐雪红要不是因为那个讨厌的同事真莹，才不会跑到这儿来受罪呢。今天是周末，她正在复习工商管理的课程，而那个讨厌的真莹又把男朋友带到了两人共用的宿舍里。这一对狗男女！她心里恨恨地骂着，只好躲到了广场上来（事后她才知道这是她致命的一躲）。

守着一大堆书本在这么个环境下忙活，可真够人受的。什么时候有间单人的宿舍就好了。唐雪红自顾不暇的忙了半天，

偶一抬头,那个男孩子正静静地看着她,见她抬头,不自然地笑笑,并没有离去。她也笑一下,拿起矿泉水瓶子喝了口水,然后继续忙着。

太阳西下的时候,唐雪红终于合上了书,惬意地伸了个懒腰。这时她注意到那个男孩还坐在那儿。

“我好象在哪儿见过你。”男孩轻声说,声音里透着一种明显装出来的自信。

唐雪红正好喝了口水,差点没喷出来。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们的把戏竟然用到她身上来了。“在哪儿呢?”她想逗逗他。

他抓抓头:“想不起来了。”

“那就是没见过?!”她笑着,准备离去。

“见过的,见过,真的!”男孩急急地说,“你叫唐雪红。”

唐雪红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说见过你嘛。”男孩神气地说。

“那你叫什么?”

“我?”他眨眨眼,说,“我叫许雪青。”

唐雪红“噗哧”一声笑了:“一听就是假的。”

“谁说假的,不信,我拿身份证给你看。”他边说边站起来在兜里掏起来,掏完了休闲裤上的六个兜又把手伸进了背包里。

唐雪红微笑着看着他。

他掏了半天,见她没有阻止他的意思,终于不好意思地笑笑:“对不起,忘带了。不过我真的叫许雪青!”

“你是不是真的叫这个名字,跟我也没有关系呀。”唐雪红说着站起身,把书装进包里。

“你要走吗?”他抓过背包往身上背着。

“是呀,我要走了,许雪青。”

“你……你叫我青青就行了。”他略显尴尬地一笑。

唐雪红会意地笑笑,转身向广场外走去。

“哎,唐雪红,我送你回去吧。”

青青赶上来,走在她身边。一米七五的个子把唐雪红衬得娇小玲珑。唐雪红站下来,看着他,摇了摇头。她以一个三十岁





女人的眼光看着这个“毛头小子”，面无表情。

她不是自命清高，相反，她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她只是不愿跟别人讨论某些问题，包括男人。

几年前，毕业于工商管理学院的唐雪红却跑到电台做起了一个晚间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每天不厌其烦地倾听那些在婚姻、家庭的矛盾和不幸中不能自拔的人一遍遍无聊的哭诉。她不知道她的安慰对那些人有没有用，但他们（多数是女人）的矛盾和不幸却给她注射了一支婚姻的疫苗。她本能地拒绝着那个过程，并且自认为抵抗力特强。那已经是一种本能的行为了，已由不得她自己的意志了。

但在内心深处，她也同别人一样渴望着爱情，她也不止一次地幻想着浪漫的艳遇。只是“疫苗”的冷酷一次次把她美丽的幻想击得粉碎。就如现在，多么甜蜜的艳遇，她却本能地拒绝着。

这个叫青青的男孩充满着一种青春的气息，如一只尚未成熟的桃子，毛毛的，还有点涩，在落日的余辉中透着一种清脆的味道。

在夕阳里唐雪红走在广场上的花丛间，脑子里一遍遍过着刚复习过的内容。青青高高的身影无奈的跟在后面。

再横跨过前面那条小路，就到人行道了，过了人行道就是公交站牌。青青突然赶上一步，拦住了唐雪红的去路。

2

唐雪红吓了一跳，一抬头，两人的脸几乎贴在了一起。青青一只脚踩在花坛的护栏上，双手插在休闲裤的兜里，勇敢地看着唐雪红：“你能不能晚一会儿回去？”

“为什么？”唐雪红似乎听到了他剧烈的心跳。

她离他是那么的近，他呼出的气息轻轻地扑到她的左颊上，

有一种热热的感觉。他的嘴唇紧紧地抿着。

他在努力地坚持着。

唐雪红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不料青青突然抽出左手抓住了唐雪红的右手：

“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唐雪红猛一楞，然后用力往外抽手，“放开我！”

“你答应我！”

唐雪红看着他坚决的眼神，想了想说：“好吧。放开我。”

青青慢慢地松开手。唐雪红揉着右手，手背上几个手指印由白变红。

“让开！”她没好气地喝道。

“不！我要请你吃饭。”

“不去！”

“你不想跟我交朋友？”

“我为什么要跟你交朋友？！再说，就是交朋友，也不要你请我。”唐雪红有些不耐烦了。

青青不再说话，但也不让开。双手插在裤兜里，眼睛看着别处。

唐雪红正想绕开，却发现他的眼睛里亮晶晶的。她的心忽然软了，声音也柔和了许多：“你为什么要跟我交朋友？”

他紧抿着嘴唇，没有回答。

她想了想，叹了口气说：“好吧，你要请我吃什么？”

青青不太相信地看了她一眼，又飞快地扭过脸去。

唐雪红跟在青青身后下到广场的地下商业区，走进了一家蛋糕店，在一张小桌前坐下，他说不知道唐雪红喜不喜欢吃蛋糕，唐雪红说喜欢，他也不问她想吃什么就去点了一份套餐来。

唐雪红看着那个高高的身影和不太宽厚的肩膀，心里想着他是不是经常请女孩子来这里吃蛋糕。现在孩子们都去吃肯德基麦当劳了，这个吃蛋糕的男孩给人一种不同的感觉。他的六个口袋的白色休闲裤和印了一个黄色稻草人的黑T恤还有那染了一层棕黄的前卫发型，怎么看都不够成熟。毛绒绒的脸上虽

让女人飞起来





是五官端正，却总有一些不协调的、硬装出来的刚毅。

轻柔的音乐在室内流动着，轻佻地撩拨着每一个人。一些真真假假的植物这儿那儿的卖弄着艳丽。于是，这个蛋糕房的小餐厅里的气氛也就充满了蛋糕一样香甜的暧昧。

唐雪红也正好有点饿了，便默不作声地边吃边喝，对青青不理不睬。此时唐雪红的脑子里还满是下午复习过的内容。她虽然也幻想着艳遇，但却不想跟这么小的孩子玩游戏。青青却看着她几次欲言又止，他无奈于她的心不在焉。

吃完了，唐雪红站起身。青青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过去帮她拉开门。

广场上的灯已经亮了，远远看去宛如仙境一般。唐雪红站在夜晚的广场上，感觉一阵莫名的轻松。青青不远不近地跟在她身边。她发现他的手里多了一个手提袋。现在商家都在搞促销，不会是赠送的礼物吧？她也没多想。

“谢谢你的蛋糕，我该回去了。”唐雪红嘴里说着谢谢，脸上的表情却一点也看不出谢意来。

“你能不能再晚一会儿回去？”青青站到她的面前，眼睛看着她的身后，“让我请你看电影吧。”

这真是得寸进尺！

“不行！”唐雪红严词拒绝，“我不能回去太晚了。”

“那就再坐一会儿吧？！”青青说。

唐雪红考虑片刻，说，“好吧，不过，说好了，就一会儿。”就看在蛋糕的份上了，她想。

青青使劲地点点头，伸出左臂想拥着她，却又收了回去。

青青的背包里传出了手机铃声。他伸手掏出手机，接通后说了句“我和同学在一起，今天晚点回去。”就挂了。唐雪红忍不住笑了。青青看着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突然说：“你要不要给你家里打个电话？”

唐雪红一愣，随口说：“我家不在这里。”

青青脸微微一红，不再说话。

这也许只是一个小插曲，唐雪红根本就沒往心里去。

唐雪红回到宿舍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过五分。

宿舍的门关着,她掏出钥匙开门。真莹周末从来不会这么早睡觉的,准是跟男朋友出去疯去了。

进屋后关上门并随手打开了电灯。就在开灯后的第一秒钟,她刚迈出半步的脚猛的收了回来,然后后退一步,整个人靠在了门上。

3

宿舍里想象不到的狼籍。桌子上杯盘碗盏乱七八糟,两把椅子一把横卧在地一把仰卧在地,满地的各种骨头烟头和空酒瓶,这还不是最狼籍的,最狼籍的地方是床上。真莹的床上原本挂一条绿色的帘子,现在已经同被子一起胡乱的堆在地上,床上,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相拥着睡得死猪样,鼾声如雷。真莹面朝外躺在里面,一条玉腿横跨在男人的腿上,露出来的一只乳房在灯光下白得晃眼。男的仰面躺在外侧,一双粗壮的腿分得很开,中间那毛乎乎的一团分外扎眼。

任她唐雪红比真莹多吃了几年干饭,却也从未如此放肆过。非但从未如此放肆过,便是这种放肆的场面,也还是头一遭见哩。

她定定地站着,半天,才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脸上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她想也没想,立刻闭灯出门。

唐雪红走在深夜的街上,无处可去。此时此刻,她才觉得,她对这座城市是那样的陌生。

她从故乡的小城来到这里,求学、工作,十几年来,她一直把它当做真正的家乡,可这个城市里,却没有她的一席之地。路灯很亮,路上车也不少,出租车尤多,唐雪红疲惫已极,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给我在附近找一家招待所。”她说。

青青的手机号码是她无意中翻出来的。



那天晚上分手的时候青青非要她的手机号,并给了她一张小纸条。

她看了看那个号码,下面的名字是许仪青。她笑了,想象着那个高高的男孩,前卫的发型,休闲的装束,青春的气息。

她把纸条揉成团,扔进纸篓。也就在这个时候,苏妮打来了电话。电话打在了办公室的座机上,这样她可以省点微不足道的话费。这是苏妮的可爱之处。

苏妮是那种没有男人没有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女人。普普通通的一个女人,打扮出来就是别有风味。她说她最喜欢的事情并列第一位的是:数钱、做爱,并列第二位的还是:数钱、做爱。她经历了三次婚姻,第一次,男人挣了大把的钞票后就不再回家了,在外面金钱美酒女人逍遥快活起来。她恨得牙根痒痒却又无可奈何,最后迫不得已离了婚。第二次结婚她就聪明了,独掌财政,男人是个汽修厂老板,二婚。她只管收钱。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男人领着一帮工人忙活,老板娘的优越感让她着实得意了一番。可惜好景不长,偶然一次别人请男人吃饭让她碰上了,说是请他吃饭,却吃进了一家名字暧昧的美容院。一头闯进去,挨个房间翻,终于把男人翻了出来,斯时男人正慌得穿裤子找不到裤腿。她也算够意思,把不吵不闹,只把男人揪回了家。只是回家后她却被男人狠狠地打了一顿。从此她不再管男人的事,只管收钱。等她觉得忍耐够了的时候,一句话:离婚。男人死活不离,她却死活要离。终于,她怀揣着大把的钞票离开了第二个家。第二次离婚后她着实疯野了一段时间。几乎每个月都要换上一个男人,虽不知他们什么来路,但却知道他们都是清一色的帅哥。

有一天不数钱我心里就难受,但有一天不做爱我更难受,她曾对唐雪红说,最难受的是长时间玩一个男人。我现在明白为什么男人总爱出去找女人了。我觉得每换一个男人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性感觉。因为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就做爱来说也各有不同。我喜欢那种能给我激情的男人。有的男人很温柔很体贴,有的男人疯狂粗鲁得象只野兽,还有的小心翼翼象条

狗。我按着自己心情的好坏来选择男人。一个男人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做爱是什么样子，信吗？

这个看上去三十出头的四十岁女人，在唐雪红面前毫无顾忌地翘着二郎腿，妖艳性感如好莱坞明星一般。

前不久她又结婚了，嫁了个年近花甲的男人。她跟唐雪红解释：想开一家有规模的美容中心，但资金不够充足，只好找了个“合伙人”，准确地说，就是找了个出钱的。

她今天给唐雪红打电话就是美容中心开张的事。她是在被第二任丈夫打过之后在晚间节目里跟唐雪红认识的，见面却是几年以后的事。

“过几天开张，你叫你的同事们都来给我捧场，一律免费，我给你常年免费卡。”她在电话里说。

唐雪红应付了几句，挂掉电话。她不明白这个女人在玩什么游戏，她一直都那么喜欢有激情的男人，却又为了钱跟一个没有一点激情的老男人结了婚。

“你不觉得委屈吗？”有一回唐雪红问她，“他那么老，肯定一点激情也没有。”

“嗨！”她晃一晃脑袋上酒红色的时髦发型，不屑地说，“他干什么，你以为我还多么拿他当碟菜呢。”她说。

唐雪红想象着那个老男人一身的老皮老肉，趴在苏妮白白嫩嫩的身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是一幅妙景。

请一个比自己大的女人看电影，确实让人伤脑筋。看什么好呢？青青在电影院门口的海报前左思右想，终于选了部轻松的喜剧片。

他掏出手机翻查着唐雪红的手机号，果然不出所料，唐雪红一口回绝。于是他耐心地一遍遍拨着号，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的邀请。

那天在广场上他就领教了她的招数，所以现在有了充足的准备。但不管怎么说，人家帮了自己那么大的一个忙，不意思意思心里实在不舒服，毕竟她也是被骗的，她心里也一定奇怪极了，不认识的，干嘛请她吃蛋糕啊？





当唐雪红终于答应下来的时候，票都快卖完了。他兜里揣着两张票，靠在售票处的栏杆上，仰望着天。不管怎么说，唐雪红是应下了，只要她肯来，什么都好说。那天下午他看着这个神态安静的姑娘，一头长长的黑发随意地散在脑后。她很普通，普通得几乎没几个人注意到她，只有他，从墨镜的后面观察着那个身影，最后，竟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现在都还在为他的聪明得意。

唐雪红本来是不想去的，她觉得跟一个毛孩子一起看电影也实在没多少意思。而且当时她正忙着联系男女同事，到时候去给苏妮的美容中心捧场。

说真的，她一点也不想带男同事去，苏妮看男人时的目光总让她觉得不舒服。可苏妮说了，男女同事都带去，因为美容不分性别。

4

就在她跟同事们联系的时候，青青的手机就打了过来，左一遍右一遍，我想请你看电影，我真的想请你看电影，不胜其烦之下，她才应了他。如果对方是同龄人，唐雪红早不客气了，可青青看上去比她小得多，好象还是个孩子，总有那么点于心不忍。看电影就看电影吧。唐雪红记不起最近的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了。有时候在报纸上看看一些电影的介绍，大片小片都有，但她从来没有去电影院看一场的念头。

下班的时候她叫住真莹，告诉她自己有点事，可能要晚点回宿舍，但肯定不会很晚。言下之意，是让真莹不要太过放肆。打从那天晚上之后，她一见到真莹就会想起那毛乎乎的一团。

于是她便尽量避免见到她。她的避免是徒劳的，真莹每天下班后都要和男朋友出去玩，然后由男朋友送回，两个人在宿舍里还要难舍难分一回。她要想不看见他们，除非不回宿舍去。

她也常常地去想象,想象那个粗壮的男人怎样进入真莹娇嫩的身体。那种想象是苍白的,没有激情没有生命力的。这也是她不能理解苏妮和真莹乐此不疲的原因。

真莹先是不解地看着她,见她的脸色不太自然,便明白了什么似的一举小拳头:“AO,吔!”

唐雪红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并没有想起那个请她看电影的男孩。

夏日的傍晚很闷热,唐雪红坐在公交车上看着外面。路上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行人匆匆,显示着城市的繁荣。

唐雪红对这些向来无动于衷。快到电影院的时候,上来了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挺着孕妇一样的肚子带着粗重的呼吸一屁股坐在了唐雪红身边的空位上。唐雪红立刻就闻到了一阵黏黏的汗臭味和男人身上特有的烟草的臭味以及一种从食道深处冒上来的腐败的气味。

唐雪红先是忍着,最后终于忍不住扭头看了他一眼。那个男人正在看她,立刻送上一个谄媚的笑脸,胖胖的脸上松弛的皮肉挤成一堆一堆的:“小姐到哪站下?”

唐雪红没有理他,将冷漠的脸扭向窗外。这个男人让她想起了此行的目的。她后悔应下青青来看电影。

那个打扮前卫的小酷仔对她有什么意思呢?难道他看不出自己比他大吗?如果他是想骗我玩的话,唐雪红琢磨着,他应该看得出我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那么他是爱我吗?笑话!唐雪红嘴角现出一丝冷笑。

车到电影院了,她却犹豫起来,想了想,没有下车。算了吧,跟这么小的孩子玩什么,又不会有什么结果。即便有个结果,难道就妙吗?看看身边这个男人,让人避之惟恐不及,还谈什么结婚?!

男人都是一样的吗?唐雪红不知道,这个问题也许该去问问苏妮。只是现在,如果不去,就是失约。失约于一个成人,也许好说,若失约于一个孩子……唐雪红立即起身向车门走去。车进下一站后一开门,唐雪红就第一个跳下去。她本想打车赶





过去,又一想:不失约就可以了,迟到一会儿怕什么?!于是她便从从容容地往回走着。

等她赶到的时候,青青显见是等得急了,却也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

唐雪红看着他,寻找着刚才车上那个男人的影子。还好,没有找到。她板着脸看着他。

青青没有在意,晃晃票说:“已经开场了。”

她跟着他向入口走去。她想好了,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以后不许再给她打电话。她真后悔把电话号码给了他。怎么就一时糊涂了呢?

他们的位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角上。青青边从背包里掏出许多吃的喝的边问她:“你想吃什么?”

“随便。”

青青帮她打开一包瓜子:“我怕你来不及吃饭,会饿的。”

“没事,我吃过了。”唐雪红看着他,奇怪竟然有这么细心的男孩子。

青青也打开一包瓜子陪着唐雪红慢慢地吃着。

他不时地偷偷看她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唐雪红却装着用心看电影的样子,不理他。给他点颜色瞧瞧,免得以后老麻烦她。

想得很简单,很容易,可没想到的是,这是一部纯粹的港台搞笑片,没多久她就跟着满大厅的观众笑了起来。

别人都是准备好了随时要笑的,唐雪红没有这个准备,只是她为了冷落青青而用心地看电影,到了可笑之处便也毫无防备地开心地笑起来。

这一笑,气氛立时起了变化。青青开了瓶饮料给她,她接着,看他一眼,笑意盈盈。青青装模作样地矜持着,心里却得意非凡。

“你为什么要请我看电影呢?”唐雪红喝口水,恢复了常态。

青青视线移到银幕上:“上次请你你不来,所以今天……”

“我问的是为什么要请我。”

青青看着自己的膝盖：“不是说，不是说交个朋友嘛。”
“交个朋友也不一定就要看电影啊！”唐雪红紧追不放。
“那干什么？”青青抬头望着她，一脸的询问。
“.....”

这回轮到唐雪红了，她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青青忍不住，便转过脸去偷着笑。唐雪红看着他，恨得牙痒痒。

“我一开始请你，你怎么不肯答应我？”青青看着银幕，慢慢地、字斟句酌地说。

唐雪红看着他，莫名其妙：“我为什么要答应你？”

“因为我们是朋友啊！”青青转过脸看着她，认真地说。

唐雪红皱皱眉：“朋友就要请看电影？那你是跟人交朋友还是跟电影院交朋友？”

青青迟疑了片刻，终于勇敢地说：“朋友嘛，当然要常在一起玩了，至于谁请谁就无所谓了。因为朋友是需要沟通和交流的，不在一起，怎么沟通和交流？！”

“可以打电话呀，还可以上网、写信，谁说不在一起就不能沟通和交流？！”

青青看着她，半天才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他转过脸去，不再说话。

唐雪红也不再说话，只是心里怪怪的。

5

放映厅里装了空调，凉爽宜人，一出大厅，就感觉一股热浪如海潮一样扑上来将人包围。

人群一出大厅就四下散开了。

电影院门前的小广场是个热闹的夜市，许多小摊上摆着吃的喝的。摊主们或穿个背心或光个膀子，脖子上打条油腻腻的

